

# 上海的似水流年

## 孙雯 81届



虽然在我求学的二十余年中，只有初中三年是在位育。可是因为我妈妈是位育的老师，所以说我与位育的缘分，从我出生的那天就开始了。

还被包在蜡烛包里，我就时常被我妈妈抱到当时的五十一放在办公室桌子上，等妈妈下了班以后的政治学习斗私批修。再长大些全托，经常也被接到五十一去等我妈妈下班，那些学生会围着我叫“小三毛”，做班长的戴红卫兵臂章的女同学有时还会带我校园里玩。那些读着张乐平《三毛流浪记》长大的学生，不晓得后来有没有被送出去插队落户。想到小时候去位育玩，就会想起和葛可亲会写书法画扇面的程颖先生，他常要带我们去看他生物实验室里收藏的各种标本，我那时候最怕看又最稀奇看的是实验室里那个不足月的胎儿标本，程颖先生讲起收集的标本总是饶有兴趣地娓娓道来。和妈妈搭档做正副班主任的李莲宝先生，看到我总会笑眯眯很欢喜地叫大囡囡大囡囡，听很多人讲他上课很凶的可是我却仗着人小一点不怕他。妈妈总是说“大起来叫李先生教依物理”。听说李莲宝先生不单物理教得好，围棋也是上海滩上顶呱呱很出名的。

说起来我的游泳还是在五十一学会的，小学里的暑假我常常泡在五十一的游泳池里。有一天游泳池正好放水，因为看到水浅我就大了胆子在水里扑腾，我的身体也因为放松自然而然地浮了起来了。谷红宝先生那时候在游泳池，她不但要管学生管游泳池，还总是象对自家小孩一样照顾我，我记得吃中饭的时候，她时常要在我的饭盒子里加几片咸蛋几块油煎带鱼。后来谷先生教我们生理卫生，我学起来驾轻就熟不单是因为她教得深入浅出也实在是因为我跟她太熟了。我小学毕业那年本来是我们区里保送重点学校的，但是我爸爸妈妈偏偏只迷信五十一。妈妈办公室的张礼贤先生于是出面让我把户口报到了她的家里。张先生后来初三教我们数学做班主任，对我和对别的同学一样严肃，我有时调皮真想去提醒她我们曾经还做过“亲戚”呢。考初中前一段时间的每个周末，妈妈都带我去参加朱三近朱先生专门开的教工子女语文补习班。朱先生操着一口常熟口音，不愠不火地把我们的语文水平教得突飞猛进。

初中我们那一班有点“皇亲国戚”的意思，班里不仅教工子弟多而且社会各界名人的小孩也塞进来很多。据说都是冲了潘承芬蔡启凤两位先生的黄金搭档。潘先生教数学循循善诱，蔡先生教语文深情并茂。两位老太太事无巨细样样都管，对我们一班小孩既严格纪律又充满母爱。最好玩是有一次潘先生在班里搜出好几只手表，她索性就象印度人套首镯那样把手表统统套在她手腕上，然后一本正经站在讲台上训话，背过身去又忍不住对蔡先生眨眼睛偷笑。蔡先生规定我们每周写出的练笔，要求有文章有内容还要画插图画花边，很象是今天的“博克”。

初二范若良范先生教几何，范先生上课风趣幽默，最经典的就是他的宁波话把“C+B”念成“西瓜皮”，引来哄堂大笑，他自己还跟我们一起笑。倪友兰倪先生教我们的世界地理和经济地理，他讲了一句“地质学是一切学科的先驱”，我一度曾狂热地想做地质工作者，把我爸爸妈妈吓得够呛。我初中那是大概正好生长发育怕难为情常常驮背含胸，倪先生会帮着我妈一起管我，每次只要被他看见我驮背，他就会拿了教鞭敲我的背脊叫我站直。姚国莘先生教我们美术课，我因为从小学过画，所以下了课就欢喜泡在她北楼前面矮平房里的办公室里，看她画图也拿她的颜料自己画，姚先生年轻活泼，和她聊天可以百无禁忌天南地北，姚的先生是清华才子多才多艺，我还跟他学过一两招弹吉它呢。顾紫薇顾先生教过我们政治，其实我记不请李平钧先生是教我们语文还是历史了，不过总记得他常常趁我们做眼保健操的功夫，写了一黑板上的草书，我们一班同学睁开眼睛就在下面起哄叫好，然后听他海阔天空地上

课。殷惠芷殷先生教我们初三英文，初三那年歌咏比赛我们四班仰仗着殷先生教的美国儿童歌曲用轮唱的唱法夺了年级冠军，这可能是三年里唯一的一次赢了我妈妈做三年班主任的三班。

说到我们初中的三班四班之争，我身为四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始终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蔡启凤蔡先生从初一就开始对我耳提面命要我站稳立场，可惜我们这个“养尊处优”，“皇亲国戚”的四班时常上不了台面，当然最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班长领导不力。三班后来神气得很，好像还得过市里的先进集体。他们这一班的同学一直都和我妈妈很亲，李永明，顾茵，柳遐，徐智平，黄若苇，章林佳，周德军，潘浩等等，这些目前在国内职场商界艺术届叱咤风云的同学，平常逢年过节都会去探望我父母。特别是在我妈妈七十岁之际，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位育的红楼，请了很多相关的老师同学，以母亲在位育的教学生涯做主题为她庆祝生日。我回国看到他们做的海报和生日那天的照片，除了万分感激就是无限的感动。

位育的标志除了钟声墙报，另外就是每个位育学子魂萦梦牵的红楼了。我读书的时候红楼是我们的图书馆，多年后我在莎士比亚的故乡Stratford-upon-Avon旅行，回忆起初二那年暑假，年轻的图书馆小老师网开一面，让我借出整套的莎士比亚戏剧，我用脚踏车驮回家之后，花了一个暑假去读去背去摘抄莎翁的名句。在红楼阳光明媚的玻璃露台上读收获十月花城之类的杂志，是初中时代无上的享受。电影明星李丽华到香港以后的岁月里，不知道有没有想起过她上海那幢美伦美幻的豪宅，如果她晓得那所房子并没有沦陷给哪个贪官污吏军阀兵痞，而是包围在安静干净的校园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晚辈，李丽华或许会很欣慰的。初中毕业以后我为了逃离妈妈的视线，选择了住宿的高中。即便如此，一直到出国，我时常还会有事要去位育。后来位育工会请了裁缝在红楼的顶层为职工服务，我更是三天两头要去找裁缝阿姨做新衣赏。前二年在美国碰到黄承海黄先生，他笑说从前他们年青教师在红楼顶楼住宿时，我爸爸来找我妈妈约会，就会在红楼底下吹口哨。

位育的老师不管教没教过我，我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认得或者听说过。我们那一年的校长是张启昆张校长和陈伟陈校长，还有李楚材朱家泽黄孟庄朱启新章寿仆这些名字，都是耳熟能详与位育齐名的前辈。赵家镐先生好像也没有教过我，但是我的排列组合是读了他父亲南模校长赵宪初的《排列组合论》豁然开朗的。蔡光天蔡先生好像只代过我们一二节数学提高班，我对他的崇明口音远比他教的那些代数印象深。说到蔡光天，我们从上海出国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是知道前进读过前进而且记得前进的。我个人很佩服蔡光天的创业精神，也感激他大手笔给予位育教工子女免费读前进。

我小时候常常跟我妈妈到位育的老师家里去做人客，顾惠华先生的家很远房子很大，去起来总是可以玩一天吃一天。汪学喻先生家里有一位象老祖母一样亲切的老保姆，他们家过年做的松糕我至今都没吃到过更好吃的。汪先生的儿子艾驹清跟我是市二中学对面徐汇区教工托儿所的小朋友，后来初中三年我们也是一个班的，几年前我妈妈传了一张小团照片过来教我猜，我瞄一眼就认出来了：小艾驹清，还有啥人？，我们还带过我大学里一些要好的同学去参加过殷惠芷殷先生家里的沙龙，她的先生中科院植生所的王所长，亲自给我们放他那一年英国旅行还有查尔斯戴安娜婚礼的幻灯片，殷先生的女儿清清还给我们表演过钢琴。

这次暑假回国我带了小孩一起去位育，门口的门卫很严厉地要我写了条子进去签了名出来。红楼里签名的老师比我还年轻，连看我们一眼的兴趣都没有。把条子交给门卫的时候我自言自语：“从前我读书时候门房间的老伯伯叫孙怀忠，他的眉毛很粗很长，他很喜欢我，因为我看见他总是叫他。我中午去门房间取报刊信件，他总会让我坐在门房间里翻翻新来的报纸和杂志。”位育的新门卫看看我似听非听，小孩子们也早已跑到校门口去看野眼了……

几年前朱家泽蒋衍潘益善徐植到美国来访问时，朱校长拉着我的手说：“你妈妈还是我把她从市二挖过来的，那时候她比你现在都要小很多呢。”时光如梭，朱家泽校长，张启昆校长，顾紫薇先生，李莲宝先生，朱三近先生，倪友兰先生，李平钧先生，蔡光天先生都已先后作古。我怀念位育，怀念教过和没有教过我的，每一位位育的师长，我怀念在位育的每一天。

# 又写五十一

黄太平 62 届



我一直有一问题不解，那么就请读者赐教吧。我不解的是，我在前一文章里说过一个学校的优劣完全取决于它的教师队伍的素质，也就是如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样一个学校开办后，教师就是决定因素，学校的优劣就完全取决于她的教师队伍素质的优劣。这本是条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是办教育的大人们未必懂得或重视这个基本规律，恕我大言不惭。我是于59至62年在51读的高中，那时代正逢有几位“大牌大腕的名角儿”教师们打理，正是51创位育品牌的时代。这点当然有待与有志于上海市中学和51中兴衰史的有关学者商榷，我

个人认为就是因为有这些优秀教师才是创建位育成为“名校”的根本原因，只有他们也唯有他们才是创建位育这个名校的唯独因素，而我也许是祖上积德正巧躬逢其盛。

最令人费解的是，那个时代不似今天国内各种各样学位满天飞，而51怎能网罗这些精英的教师人材，照文革的说法是网罗了这么些“牛鬼蛇神”？他们大部分并没有傲人的学位和头衔，而据称有好几位当时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个人原因健康状况而从名牌大学肄业退下来成为教师的，没多久他们就在讲台上大放异彩。从某种意义上说位育不仅培养教育了青年学生，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人才。

对我本人教诲最多的要数大名鼎鼎的李莲宝老师。他教的经典力学之精湛，就算是牛伯伯顿先生若是被落下来的苹果撞头在苹果树下没有醒过来的话，那这世界所有的和我们可能学的就是李氏三大定律了。他对经典物理学的理解，几乎可以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顺便说一句，他和其他几位最出类拔萃的教师一样，授课时拿课本只不过是因教育局规范，而他所教授的完全是他个人的理论与心得体会，他的学术水平由此可见一斑。他对学生们要求也高，有人若是被提问叫起来答非所问的话，他会急得破口大骂：“扯皮！”而测评考绩当时普遍推行苏联的五分制创新六分制，只要是学生在解题的过程中有特别创造与见解，他会给你5+以资鼓励和特别奖励。他不按课本教学，也不是开无轨电车，而考核测验也不是出特别偏题难题使学生举无所措。他的要求是学生把基本定律和原理掌握理解透彻，或者说能够达到他要求的程度，如果运用基本理论举一反三的解题，就能得到他的最高奖励5+。他的特点就是积极强调基本功和基础理论，学生在这点上如果含糊不清，那么你得到的就是挨骂“扯皮”；而若是你能够透彻理解基本理论而又能运用得准确无误，那么这个5+就是你可得到的最高奖励。因此上他的课很难同时也不难，他可使学生们一旦掌握基本功而终生受益。不信？你们中若是当年有幸是他的学生而如今又有子女在就读高中，你去检查一下他们的物理学科的水平，你若是不骂娘（不是他们的亲娘你的老婆，而是他们的老师）才怪！你们中也一定有人头顶过物理学的方帽子，请扪心自问这顶方帽子是那里来的？是来自那么些西装领带金丝边眼镜一窍不通的装模作样的家伙吗？当然，你求爷爷告奶奶地求得他们给出的一些什么“畜仆”（ship），省得你去中餐馆洗盘碗，也是功不可没啊。不过你也别过河拆桥啊，你的汽车洋房甚至于你家的那条叫唤不停的叫查里的爱犬，都是中美教师学者共同贡献力量而来的呀。李莲宝的奇特个性你也一定记得。他一身中式穿着打扮，骑着英国兰凌车，星期天到襄阳公园着围棋。据传那是当时上海市围棋坛最高段数的棋手们经常性聚会比赛的地方，他是胆敢买公园月票的围棋高手。

还有一位身怀绝技的怪才黄孟庄老师。他开场讲课前在讲坛上踱着步子，口中唸唸有词地叨唠着，拿出一张香烟牌子大小一般的纸头，往讲台上一放就再也不看了。然后气度不凡地双指向黑板上一指，大家似乎看出满黑板有字似的，他拿起粉笔就从他上次结束之处开始继续讲解运算，其精确度令人不可思议地恐怖！似乎那几天来都没有人擦过黑板！45分钟后下课铃声一响，他略微一弯腰如同谢幕

一般。他的教学理念与李莲宝的近似，基本概念与基本功是他最强调必需掌握的。过几天如上的一幕又重复开始。要知道他在一个年级的几个班级都是有课的，他决不会串错。大家想一下，如果要你找到录像带和光盘或互联网上你上次关机时看到的地方可能吗？如果你能够做到，我给你\$100块！有他这台大容量电脑，难怪他是上海市桥牌界的高手，你一星期前打的牌他都能记得住！你们输定了。我听到在文革中他饱受折磨和人身侮辱，然而士可杀不可辱，他在领到被扣除得不给他家人活命的“工资”后，自行了断，自绝了。可惜天才（应当说专制政权不容奇才）！

还有一位不能不提到的是奇才英语教师朱启新。51中学生英语水平高是上海市公认的，朱老师是头功。他能赢得我同届女同学周玉书女士，一位复旦英语系高才生的芳心，总不见得是他那一手的二胡京胡和几句京剧京腔吧？这点得请周女士自行交代，靓人隐私总是热卖，编辑大人们动点脑筋吧。这里我本人有一点小趣闻轶事与朱老师有关，供大家一笑，惭愧的是我几乎给朱老师丢脸。故事是这样的，我的母亲任教上海第一医学院，她早年留美，任一医外语教研组主任，在英语教学圈有点知名度。她发现在她的班级里总有几个上海新生英语拔尖同学，发音标准甚至有英国伦敦腔，几次她点名说你是51中毕业生？日后几乎十拿九稳。后来同学也纳闷，怎么这位女老师在人事组织科或派出所兼职？于是母亲动员并带来全教研组去51登门拜访朱启新听课，幸而母亲隐瞒了也不好意思说她有这么个儿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让朱老师尴尬。后来我问印象如何？她说他的课很让人感兴趣，趣味横生。我心想你们取不到真经，他看到你们一大堆大学老师，他肯定拘谨收敛不少。她说最大的收获是朱老师与她所见略同，他不主张学生致力于专业英文，主张加强口语训练。母亲在教学中加强了这点，可惜的是她差一点儿被批判，罪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文革中她的境遇就不必多说了，但是这件事当然与朱启新无关，谁叫他教出这么些好学生呢。

这几位大牌明星似的老师们的传奇总是给我留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或动力驱动造就了他们这种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不断进步的精神，使他们能够在讲台上大放光芒，令我们学子们永世难忘呢？肯定绝不是经济福利待遇，社会地位，或工作环境，那又是什么呢？我希望当年的老师如今仍健在的，把他们在51和位育中学任教的心路历程和发愤图强的历程做一个总结，为教育事业做最后一次贡献，那么位育精神将能永远传承的。

摘自钟声2010

## 我们的老师们

### 61届 二班 王履渝

高中三年我们接触到的老师有很多，能记起来的老师有：朱家泽、蒋衍、蒋正楠、朱彭令、朱启新、喻昌楣、朱嘉伯、张嘉荃、杨一华、孙惠霖以及我已记不起他姓名、却还依稀记得可能是来自福建的教我们三角几何的老师。

朱家泽老师时任教务主任，我们入学后不久即开始在新建造船厂半工半读，负责此事的就是朱家泽老师，我们整个年级有七个班，要将七个班的学生分别安排在造船厂的各个车间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就这样开始新鲜而又有趣的半工半读了。自我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见到过朱家泽老师，记得二零零四年回国后不久，曾与朱家泽老师通过一次电话，电话中我自报姓名以及所在的班级后，朱家泽老师马上说，记得记得，你是五八年入的学，你们入学后不久就安排去造船厂半工半读了，你们这一拨学生都让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都是很不错的学生。此时，我觉得，事隔几十年，老教务主任对我们每个学生还叫得上名字，可见他记忆力之好，对我们了解之深，我们大家之所以不错主要还应归功于位育中学的老师们啊！

三角几何老师是位刚从学校毕业又来到学校教学的福建人，我们上了高二，就增加了三角几何

课，每次上这门课时，这位老师腋下总夹着一副三角尺和一把直角尺，另一手中拿着教案步入教室，他很想把所学的东西全部教给我们，常常叮嘱我们要记、背三角函数等等，可是，他的乡音太浓重，我们又很难听懂，也不易沟通，当时真的不知道每堂课的内容到底有多少东西被自己吸收到大脑里。当然，三角几何这门学科还是稀里糊涂地考试“通过”了，也“学完”了。

现在中学校里的孩子们比较怵学英语，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一点儿都不怵，可能是朱启新老师教学有方，纯正的语音、语调，生动、有趣、还耐心有加，逐渐对英语产生了浓厚兴趣，致使我日后朝文科方向发展，最终考上了外语院校，记得当初班主任老师派班上另一位同学特地把我从家里叫到学校里，办公室里有班主任蒋正楠老师、朱启新老师以及另一位英语老师，让我把已填上海的外语院校改填为北京的外语院校，当要填写今后所学语种志愿时，我问道，该填写什么语种呢？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今后要和那个国家打交道，就填那个语种吧！

就以我当时的知识面而言，觉得德国的医学和光学不错，那就填写“德语”吧，嘿，还真学上了德语，并一直从事德语工作至今，从此，与“德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喻昌楣老师是位年轻、秀丽、娇小的女老师，她教我们化学时，还是位刚分配到位育中学不久的老师，她教课清晰易懂，给人印象好似她已是位教学多年的老师，学了化学，让我觉得化学分子是那么地神秘，通过化学实验还能产生出新的物质，真的是变化无穷，煞是有趣。

朱彭令老师是教代数的，他的教课方式我还是蛮能接受的，他教学严厉，但又和蔼可亲，循循引导我们去解一道道数学题，每堂课的内容都能聚精会神地听进去，每当数学题解不开时，就会想一想朱老师课上所教的各种解题方法，一旦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把题解开了，欣慰无比，这大概就是学以致用道理吧。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杨一华，不曾记得他每堂课是否带着教案进教室讲课的情景了。总之，他自有一套教学方法，每每听完他的课，可以说，经他授课的内容大部分都听进去了，也记住了。我们的中文底子在高中三年里不仅有了长足进步，甚至可以说打下了较为牢固的基础。三年高中的时间虽然短暂，然而，各位老师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他（她）们个个栩栩如生，年轻有为，同时秉承了老位育中学的一贯教学精神，教育着一拨又一拨的学生，他（她）们个个教育有方，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如今要统统记载下来实在是蛮难的，但是，每当想起老师们，心中只想说：“谢谢你们！”。现在，要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将五十多年前的高中三年里所经历的事全部回忆起来那是多么不容易啊！

登摘於61届高中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

## 我们的老师们

### 61届 二班 王履渝

高中三年我们接触到的老师有很多，能记起来的老师有：朱家泽、蒋衍、蒋正楠、朱彭令、朱启新、喻昌楣、朱嘉伯、张嘉荃、杨一华、孙惠霖以及我已记不起他姓名、却还依稀记得可能是来自福建的教我们三角几何的老师。

朱家泽老师时任教务主任，我们入学后不久即开始在新建造船厂半工半读，负责此事的就是朱家泽老师，我们整个年级有七个班，要将七个班的学生分别安排在造船厂的各个车间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就这样开始新鲜而又有趣的半工半读了。自我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见到过朱家泽老师，记得二零零四年回国后不久，曾与朱家泽老师通过一次电话，电话中我自报姓名以及所在的班级后，朱家泽

老师马上说，记得记得，你是五八年入的学，你们入学后不久就安排去造船厂半工半读了，你们这一拨学生都让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都是很不错的学生。此时，我觉得，事隔几十年，老教务主任对我们每个学生还叫得上名字，可见他记忆力之好，对我们了解之深，我们大家之所以不错主要还应归功于位育中学的老师啊！

三角几何老师是位刚从学校毕业又来到学校教学的福建人，我们上了高二，就增加了三角几何课，每次上这门课时，这位老师腋下总夹着一副三角尺和一把直角尺，另一手中拿着教案步入教室，他很想把所学的东西全部教给我们，常常叮咛我们要记、背三角函数等等，可是，他的乡音太浓重，我们又很难听懂，也不易沟通，当时真的不知道每堂课的内容到底有多少东西被自己吸收到大脑里。当然，三角几何这门学科还是稀里糊涂地考试“通过”了，也“学完”了。

现在中学校里的孩子们比较怵学英语，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一点儿都不怵，可能是朱启新老师教学有方，纯正的语音、语调，生动、有趣、还耐心有加，逐渐对英语产生了浓厚兴趣，致使我日后朝文科方向发展，最终考上了外语院校，记得当初班主任老师派班上另一位同学特地把我从家里叫到学校里，办公室里有班主任蒋正楠老师、朱启新老师以及另一位英语老师，让我把已填上海的外语院校改填为北京的外语院校，当要填写今后所学语种志愿时，我问道，该填写什么语种呢？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今后要和那个国家打交道，就填那个语种吧！

就以我当时的知识面而言，觉得德国的医学和光学不错，那就填写“德语”吧，嘿，还真学上了德语，并一直从事德语工作至今，从此，与“德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喻昌楣老师是位年轻、秀丽、娇小的女老师，她教我们化学时，还是位刚分配到位育中学不久的老师，她教课清晰易懂，给人印象好似她已是位教学多年的老师，学了化学，让我觉得化学分子是那么地神秘，通过化学实验还能产生出新的物质，真的是变化无穷，煞是有趣。

朱彭令老师是教代数的，他的教课方式我还是蛮能接受的，他教学严厉，但又和蔼可亲，循循引导我们去解一道道数学题，每堂课的内容都能聚精会神地听进去，每当数学题解不开时，就会想一想朱老师课上所教的各种解题方法，一旦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把题解开了，欣慰无比，这大概就是学以致用道理吧。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杨一华，不曾记得他每堂课是否带着教案进教室讲课的情景了。总之，他自有一套教学方法，每每听完他的课，可以说，经他授课的内容大部分都听进去了，也记住了。我们的中文底子在高中三年里不仅有了长足进步，甚至可以说打下了较为牢固的基础。三年高中的时间虽然短暂，然而，各位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他（她）们个个栩栩如生，年轻有为，同时秉承了老位育中学的一贯教学精神，教育着一拨又一拨的学生，他（她）们个个教育有方，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如今要统统记载下来实在是蛮难的，但是，每当想起老师们，心中只想说：“谢谢你们！”。现在，要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将五十多年前的高中三年里所经历的事全部回忆起来那是多么不容易啊！

登摘於61届高中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

# 四十五年前位育中学五年制试点钩沉

蒋宗孚 65届

## 人格魅力 功底扎实

钱松若先生，气质优雅，雍容华贵，典型的知识女性。她担任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课程。她的板画、板书如她的仪容，淡雅娟秀，布局精致。尤其徒手画圆最为传神，粉笔的细端嵌入芊芊的指端，手腕儿轻轻一甩，凝神之间清秀的圆跃入眼帘，哇，每每引来“啧啧”的惊叹。听她的课是一种享受，神情亲切和蔼，清晰的讲解如清泉流水注入心田，来龙去脉丝丝入扣，重难点轻轻化解；铃响先生飘逸而去，留下行云流水如白描一般的娟秀书画，令人回味艺术的美妙境界。数学，原来可以是这样的神圣美妙，于是盼望着下次钱先生的课快快再来。位育老师的教学基本功扎实，爽快诙谐幽默使课堂充满生气；蒋衍先生善长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尤其是其独特的横写板书令人叹绝：蒋先生上起课来风度翩翩，面对同学侧身站立不看黑板边讲边写，讲得绘声绘色，写得清晰快捷；蒋文生先生温文儒雅，学生时时沉浸在荷塘月色般的美妙境界中；殷蔚芷先生和蔼亲切，她深情朗诵的普希金的名篇《金鱼和渔夫的故事》令人神往感叹；薛连森先生讲课声情并茂，心地善良，镜片后慈祥的眼神闪烁仿佛学生心灵成长的阳光……

## 自编教材 同伴互助

中四物理力学部分，李莲宝先生没有选用当时新编的五年制教材，发的是李先生自己编撰的油印讲义。依稀记得静力学部分，先生不采用一般教材的排列：牛顿运动定律按照第一定律到第三定律次序授课。依据高中学生的认知规律，先从牛顿第三定律即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律切入，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成对产生、同时存在、同时消失。使学生的视野开阔，便于学生深入学习牛顿第一、第二定律。李先生站立三尺讲台，精神抖擞，讲到重要时声音高亢中气十足；有时用虎口推起另一侧袖管摩拳擦掌，有时手舞足蹈以体态语言加深印象，令人神情振奋进入神圣的科学殿堂。当时潘益善先生刚从物理系毕业不久，第一次带高中，他始终听李先生的新授课，勤勉认真；中五时他又继续听章寿朴先生的电学课，一样的虔诚规矩，课后他们随意轻轻谈笑风生。九十年代从报上知道潘益善先生成为特级教师，高兴之际眼前闪现潘先生勤奋好学的身形。李先生不墨守成规，自编教材尝试探索，按现在的术语叫设置“校本教材”，说实在话非常钦佩李先生四十年前的大胆探索实践，以及他过人的学识和胆魄和独特的创新精神，使得学生受益匪浅。章、李、潘三为先生以老带新、相互提携，不正是目前上海市二期课改强调的“同伴互助、校本研修”吗？身正为范，德高为师，五年制的先生们正是我们的人生的榜样、事业的楷模。

至于李先生，一辆“蓝令”三飞脚踏车以代步，声音轻快“嗒嗒”入耳，李先生从不擦灰，每年送车行擦洗。他有至理名言：“车为我服务，还是我为车服务？”据说李先生的围棋与京胡有很高的造诣，当时我们并不懂，倒是经常记得有时李先生下雨天赤脚穿套鞋匆匆走进课堂，令人忍俊不禁，但很很快我们就在李先生眉飞色舞之中神游物理科学殿堂了。

摘自钟声2006

## 老师

61届六班 蓝维鳌

班主任朱启新老师在审阅我填报的志愿表时，发现我填的第二志愿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专业是个保密专业，按我的出身是不能报考的。这时徐祖辉同学的志愿表也要朱老师审阅，表中填有华东师大的志愿，朱老师对我说华师大不错的，毕业后大部份是当大学教师。于是我的第二志愿就改填了华东师大物

理系。最后我还就被华东师大物理系录取了。67年全国高师会议精神要求高等师范院校面向中学，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使我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和位育的老师成了同行。

位育中学老师们的教学风格、教学理念很自然地影响了我的教师生涯。我是初二才转到位育的，我的学习成绩平平，在一次由班主任陈美丽老师上的几何课中，讲了一道证明题，步骤比较多，当时我举手用平行移动法证明这道题就方便简洁多了，于是得到陈老师的充分肯定和表扬，从此，我对学习好象有了兴趣，比以前认真多了，学习成绩也开始逐步提高。可见一个老师的一句表扬的话有时可以影响一个学生的一生。于是我在教学中非常关注每个学生的闪光点，多表扬少批评。到了高中，朱启新老师的英语教学是大家公认的，为我们的英语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的班主任工作也有独到的一面，我记得当时6班的日常班级管理工作是由学生团支部书记任炽烈同学主持的，朱老师的工作是在幕后。大胆让学生自己管理，教师作为指导者和支持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活动和管理能力。我在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过程中仅当过高中86届一个班级的班主任，我也效仿这种做法。这个班级在85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班级。杨一华老师语文教学也颇有特色，学生平时能背诵学过的古文如：“师说”、“卖炭翁”、“黄鹤楼记”……，即可到他办公室去背，然后按背诵的熟练程度记上一个5分或4分的平时成绩。我这个怕学语文的学生，为了提高平时成绩，减轻考试的压力，也抓紧背诵，至今还能背上几句。杨老师的论说文教学更使学生终生难忘，论说文必须含有论点、论据和论证三个要素，论据一定要围绕论点……。没想到从94年到03年我连续十年被聘为上海市高级教师评审委员会物理学科组专家，每年要对全市申报物理高级教师职称的老师提交的学术论文进行评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真的得益于杨老师的论说文教学。朱彭龄老师的代数、朱家柏老师的板书和力学部份的受力分析、喻昌楣老师的有机化学教学、曹建中老师当时是一个新教师他能一笔画一个和用圆规画得一样的圆……，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教学水准和教学理念，即使放到现在也绝对是一流的。我在中学教学中取得了一点成绩。我想这要归功于“位育”、归功于“位育”的老师们。感谢“位育”为我们提供的精良教育。我为我能在“位育”完成中学学业，后来成为老师而感到自豪。

登摘於61届高中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

## 恩师

### 65届中五(1)班 王其炎

离开母校已整整四十年了，在母校完成了初中与高中的五年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还一切历历在目，“钟声”报、北楼、东楼、南楼、红楼，整洁的校园，不大的操场，甚至旁边的沙滤水……这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而更亲切更让我怀念的是我的恩师们。

已故老校长我的姑父李楚材曾对我说：“你们的老师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比如，他特地到市二女中把徐鞠龄老师“挖”过来了。在师大的优秀毕业生中，他精心挑选了黄承海老师、潘益善老师等。

程颖老师是我中一的班主任，他那么和蔼可亲，使我们一进入中学就觉得十分温暖。叶宝康老师用一句“芝麻里拣绿豆”，教会了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黄孟莊老师、李莲宝老师、蒋文生老师、钱松若老师、陈惠娟老师、田丽云老师、沈宝德老师、陈文翰老师、潘益善老师……他们丰富的教学经验，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心灵，宽大的胸襟，多样的兴趣，使我终生难忘。

教我们历史的蒋衍老师，他的头发永远一丝不乱，衣服整洁得体，英俊而神气的在讲台上一站，让全体学生倾倒。他一手漂亮的字，整齐美丽的板书，让全体学生佩服。他的讲课娓娓动听，我们仿佛在听一个个故事，从中国到外国，从古代到现代，从历史事件中分析哲理，上历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徐鞠龄老师整整教了我五年外语，进入中一，先教我们听说，我现在还清晰的记得，她教我们外



语第一个发音时的嘴形，耐心的一遍遍的教我们，十课听说完后，教我们字母及书写，并且把我们书写较好的贴在墙上。当自己书写的字母被贴上墙时，别提当初心里是多得意。为了帮助我们提高俄语水平，徐老师帮我们联系了苏联的小朋友，我的朋友叫维拉，我们通了一段时间的信，每逢她的来信，徐老师都给我详细的解释，我写的信徐老师也认真帮我修改，这提高了我们学习俄语的积极性，对我们学习俄语帮助很大。高中阶段，徐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对我们特别偏爱，经常与我们交流，不断的鼓励我们，班级有序稳定，民主和谐，健康积极向上的班风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集体中都很愉快。大家都把徐老师当作我们的好朋友，甚至当作自己亲爱的大姐姐。

黄承海老师教我们高中的化学。他上课讲话时，下巴略上抬，语言温和，语调亲切。每一个化学实验，从仪器、药品到装置，从现象分析到结论，讲的清清楚楚，一丝不苟。每一个知识点，由浅入深，分析透彻，板书条理清楚，整齐，在整理中学时代教科书时，发现里面夹有32K小纸，上面有四、五道化学题，这是某一阶段的复习练习题，这都是黄老师精心挑选的习题，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学生这样做过题海战，但通过黄老师上课讲解，及配合一些小练习，我们的化学知识都掌握的很好。

由于受黄老师的影响，我喜欢上了化学，考大学时，第一志愿就是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当上了中学化学老师，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一直把黄老师作为自己的榜样；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深深的体会到，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尝到了做老师的喜怒哀乐。现在我已退休了，回忆自己的成长，回想自己走过的路，我特别怀念母校的所有的老师们。在此，我祝全体老师们健康、快乐、长寿。

## 我的中学老师

### 65届中五(1)班 虞璇钿

60年进入中学刚报到，还没正式开学，班主任程颖老师就到我家来了。这是我中学阶段中来家访的第一位老师。程老师戴着一副宽边眼镜，胖笃笃的，有点像我的父亲，虽然笑眯眯，但是我感到有点敬畏。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到浦东阿姨家去拿制图板和丁字尺。（因为上制图课需要）。在延安东路外滩摆渡到陆家嘴上岸后，就朝着浦东大道走去。没走多远后面有人从我身后超过，觉得背影有点眼熟，“咦，程老师。”我不由自住地叫出了声。程老师也看见了我，他问我去哪儿，干什么。我却不敢问老师去哪儿。于是，程老师放慢了脚步，我们一起赶路。一路上，程老师和我聊起了家常，问了小学的情况，平时喜欢什么等等。四十分钟的路程（当时如果乘公共汽车三大站，五分钱乘足），到了崂山路，我就转弯朝东昌电影院走去，我阿姨家就在电影院旁边。到了阿姨家呆了不一会儿，我就带了两个表妹去电影院玩。在大厅里看了会广告、海报、新电影的内容介绍、剧照后，就穿过马路到对面的浦东工人俱乐部（现在的浦东新区管委会地址）去玩。那儿有图书室，还有花园、假山等，可以捉迷藏。只要我去阿姨家，这两个地方就是我们仨必去的。那天一进大门，就传来阵阵锣鼓、胡琴声，好像哪儿在演戏呀，顺着声音，我们找到楼下一间活动室，开着门，大约有半屋子的人围站着。我们人矮看不见，又钻不进去，赶紧拖过旁边的长椅子，三个人一起站了上去，朝里一看，有几个人坐着有敲锣、打鼓、拉琴的，一个人站着正扯着嗓子唱戏，一个字也听不懂。我定睛一看，差点叫出声，“啊！程老师！”我悄悄告诉表妹，他是我的新老师，她们俩不相信。程老师唱完后，又换了一个人，还是听不懂，他们又不化妆，觉得没意思，我们就玩别的去了。现在想来，程老师他们应该是京剧票友，业余搞活动呢，程老师唱的好像是大花脸。以后再去阿姨家，又到工人俱乐部去玩，再没见过唱京戏的，当然也没再见过程老师。当时刚开学，同学们都不熟悉，程老师会唱京戏这个秘密我谁都没告诉。自此，我觉得程老师很亲切。没多久我母亲生病住院开刀两个多月，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到医院看母亲，然后回家生炉子烧水做饭，好在那时菜很简单，每天一碗卷心菜，又好洗，又好烧，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才开始做作业。后来我向程老师请假，他同意我下午自修课后不用参加课外活动，这样我晚上可以提早一个小时。中一上学期是我18岁前生活在父母身边最辛苦的一个学期。正式上课了，程老师教我们工程制图，我很喜欢这门课，程老师教的工程制图基本知识溶进了我一生的事业中，从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到现在整整三十五年，从来没有离开过铅笔、尺和圆规，只要提起制图，就会想起程老师和程老师唱京

戏。谢谢您，程老师！

最后一位来家访是徐鞠龄老师。毕业考前夕，徐老师趁课间来我家看我母亲。后来我考上了华纺，没离开上海，母亲很高兴，时常挂念徐老师，说是徐老师的功劳。后来我还是离开上海去外地工作了，回上海探亲时，母亲常说起，有时在菜场会碰到徐老师，老师还关心问起我，和留在上海的父母的日常生活。上了五年中学，徐老师教了我五年，在我们这批五年制的学生中，能享受一个老师的全程教授的大概只有一部分徐老师、殷老师的学生吧。我参加工作后，为了工作需要重新学了英语，因为长期不用俄语都忘记了。真对不起了，徐老师，但还是真心的谢谢您五年的辛勤教育。

影响最大的、印象最深的是朱家泽校长，以及学校当时的政治思想教育。记得当时，朱校长经常给全校作政治形势报告，特别是在高中阶段，经常兼上我们的政治课，有时是四个班的大课，有时是八个班的大课。朱校长的口才以及演讲的风采使政治、哲学一点也不枯燥。当时家里没有收音机，听着朱校长的时事形式报告，心中就会腾起世界革命的风云，仿佛就如置身于越南抗美战场之中。当时学校还经常邀请各界人士来校作报告，有作家陈伯吹、卢小明的爸爸、王晨黎的妈妈等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的报告，他介绍了他们怎样为重型机器厂设计制造出当时国内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过程。虽然那时我们并不懂得锻造、挤压、电渣焊接等等这些技术用语，但从他通俗的讲解中我们也能粗略地领悟到工业技术的无穷奥妙，中国工人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以及当时我国工业装备的欠缺。记得那天风雨交加，从下午第二节课开始，全校同学打开了教室的扩音器，听了三个多小时的报告。外面雨下得天昏地暗，教室的日光灯全打开了，走廊里站满了来送伞的家长们。后来在下厂劳动时，我们班分配在吴泾焦化厂。通过全厂的参观和厂长的介绍，我进一步对工业发生了兴趣。后来在高考志愿中大部分填写了机械类，最终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干上了机械设计制造这一行。虽然，这一路走来，觉得这一行很辛苦，收入也不高，永远在生产第一线，为现场指导、服务，画不完的图，算不完的数据，有时也会埋怨：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呀！但看到瘫痪的进口设备又开始运转，自己设计的机器成排成行的准备出厂，此时此刻又很有成就感。如果让我重新选择职业，可能我还会选择它。

中学毕业整整四十年，但中学五年中许多老师讲课的风格仍历历在目：黄承海老师的严谨（他要求我们在化学答题中的语法用词比语文老师还正宗），叶宝康老师的幽默风趣，陈文翰老师的活跃（陈老师上代数课，他喜欢让全班同学像唱山歌似的集体在下面答题，他在黑板上写）。老师们的辛勤劳动把许许多多公式定理化作简练的语言、清晰的条理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中。（高考结束后，中三6班后来考入第四女中的郭志瑜同学来向我要各课笔记，我只有两页16开纸的化学表格）

谢谢老师们，不管有没有教过我的，祝你们晚年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 中学生活轶事和我的老师们

65届中五(2)班 杨维德

我在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求学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当年许多有趣的事情，至今历历在目。

### 蔡启凤老师

初中一年级时，教我们语文的是蔡启凤老师。记得第一次作文课，我写了一篇《割猪草》，曾得到她的好评。后来有一次看图作文，记得是写养猪模范“喜春妈”，我只得了“4+”，蔡老师的评语是：“此次可能是因为时间仓促，选材和组材都不够完善。猪肉又不是糖果，怎么可以随便请人吃？”我看后心里一直不服，认为请来访者在食堂吃自己养的猪的猪肉是可以的。但最终还是想通了，没有去找蔡老师论理。

## 潘承芬、杨光明老师

教我们初中代数的潘承芬老师，曾让同学们回答“ $-a$ 一定是负数吗？”“ $|a|$ 是什么数？”教几何的杨光明老师曾让班里每一个同学依次站起来说出一条关于平行线性质的定理。这些都对我们学习、掌握基本概念并加深印象，起了很大的作用。

## 王霞珣老师

任课老师对同学们的要求很严格，并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有一次我因病缺上一堂生物课，不料上下一堂课时，王霞珣老师提问正好问到我，我站起来实话实说：“我上一堂课缺课。”王老师说：“缺课对你来说不应当是一个理由。”我愣了一下，接着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在地理教研组不小心打碎了一块矿石晶体，心里很紧张，老师却并没有责怪我。后来在学习我国各地的矿产资源时，我编了几句口诀帮助同学们记忆，记得前两句是：“长宁铅锌大余钨，铜寿(铜寿山)铜来锑锡个(个旧)”。中三时，我们班编辑了精美的“化学园地”(壁报)，曾选刊了许多化学方面的趣闻趣事，吴启迪同学是当时主要的抄稿人之一。

## 黄楚九老师

体育课上，我一度做不好“头手翻”这个动作，于是每逢课间休息都去垫子上苦练。临到测验，我成功地翻了一次，黄楚九老师将信将疑，要我再做一次。于是我又翻了一次。黄老师很满意，大声说：“5分！”还对全班同学说：“这真叫勤学苦练了！”

## 叶宣嫩老师

有时候我上学出门晚了，途中恰好被坐三轮车上班的教我们代数的叶宣嫩老师看到，她会叫我上车搭一程，直到临近复兴中路，才让我下车步行去学校。老师的关爱之情，让我终生难忘。

## 李莲宝老师

一进入高中阶段，对我们学习方法的要求发生了质的飞跃，大部分同学一时难以适应。李莲宝老师教我们中四的物理课，一开始学习的运动学、力学很难。往往每堂课一开始便是小测验，大部分同学只能得3分、2分。有一次教完了牛顿力学第一、第二、第三定律，李老师说：“要解一道动力学题目，拿到题目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一点名提问，答不对的不能坐下。后来全班大部分同学都站了起来，包括成绩优秀的朱邦芬同学。李老师最后告诉大家：“拿到题目后，首先要分析已知的力是谁对谁的，要求解的力是谁对谁的。”这个提示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李老师对我们掌握基本概念的要求极其严格，要我们“求甚解”、“求解甚”；可同时对学生又很关心爱护，从不呵斥责备。记得我们在东楼二楼上课时，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和几个同学回教室太迟，我冲进教室时竟冒失地撞落了李老师的眼镜架。他不动声色地向同学们问好后，诙谐地向我示意摔断掉的眼镜架，微微一笑了之。李老师生活上很简朴，他骑的自行车很旧，从来不擦，曾自嘲似地对我们说：“自行车为我服务，我从来不为自行车服务。”

## 曹建中老师

高中阶段，副班主任曹建中老师教我们解析几何和三角。上课伊始，他总是以臂肘为圆心，先在黑板上徒手画一个单位圆，就象用圆规画就的一样，令我们惊叹不已。他还擅长体操健美，在单杠、双杠、鞍马上身手矫健，动作漂亮，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戴筱尧老师

高中阶段，上我们语文课的是戴筱尧老师。他总是笑容可掬，循循善诱。有一次学一篇古文，题为“阿(读音厄)房官赋”。他让阙家珠同学念一下课文题目，阙家珠同学未及细看，竟毫不犹豫地脱口而

出：“啊房官斌”。戴老师微微一笑，告诉我们正确的发音，全班同学这才知道这个标题的念法。王宗炎同学是我们初中、高中阶段三位语文老师即蔡启凤、姚传龙和戴老师的科代表，他喜欢写作文，并负责出版“每日一词”帮助大家扩大词汇量。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下了“魑魅魍魉”一词并注上读音(痴妹网两)，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 黄承海老师

班主任黄承海老师，教了我们三年化学课，我一直担任化学科代表。他曾编出“钾钠银镁铅锌”的口号(谐音为沪语的“脚踏人蛮开心”)，帮助我们记住金属元素的活动性排序。我对化学特有兴趣，成绩也好，王宗炎同学总是称我为黄老师的“得意门生”。我确曾多次得到黄老师的表扬和肯定，其中有一件事是，我得出甲酸HCOOH可以起银镜反应的结论，理由是甲酸中含有醛基CHO。

俱往矣。我永远怀念母校可亲可敬的老师們。

# 忆往 随笔

## 65届中五(3)班 郭安

上了年纪就爱回忆往事。中学的红楼、教室、操场、操场边的沙滤水池、校门口那条一到秋天便铺满金色梧桐叶的复兴中路……这一切在记忆中是如此清晰和亲切。更难忘的是朝夕相处五年的老师和学友。五年的中学学习生活是短暂的，但回忆是甜蜜和长久的。

记得语文课上讲授中国古文知识，深奥难懂的古文很让我们发怵，语文老师在细细讲解之余，带领我们摇头晃脑、咿咿呀呀咏起了古诗，曲美、词美、意境更美，就这样慢慢品味着、理解着中国优秀古典文学作品的真谛。

我们的历史老师蒋衍知识渊博、语言风趣，竟将沉闷枯燥的历史课上得生动有条理，仿佛是愉快的专题旅游，深深吸引着我们去注意历史，了解历史。这在当时全社会重理轻文的氛围下实属不易。事实也证明只有深谙历史，才能更好的去做人处世。

几何老师曹建中有手绝活：背对黑板在黑板上写出极漂亮的板书，不借助工具徒手在黑板上用粉笔画出标准的大圆、小圆、笔直的长线条……我们因崇拜老师的“神”，学习几何也就特别上心。

代数老师叶萱嫩对学生要求特别严厉，我们甚至有点怕她，她要求我们解题独立思考、找捷径、思维清楚、步骤明白、卷面干净……正是这科学的学习方法和良好的学习习惯让我们一生都受益。

至今我保留着一块小制图板，那还是中学开设制图课时买的。中学生学制图，这在当时的上海也是第一例。制图是门实用技术，牵涉到许多相关学科基础，我们虽好奇，毕竟年纪小，学习有一定难度。程颖老师从如何正确使用工具、甚至怎样削铅笔开始，手把手教，慢慢地我们也能画了，虽然简单，却很标准，也规范。后来上了工科必修制图，学得就很轻松，工作后使用最多的技术竟是制图，甚至改行干杂志美术编辑，设计中还是常能见到制图的影子。

朝夕相处五年的班主任是殷蔚芷老师，记得当时她刚参加工作，那么年轻漂亮，一些调皮的学生还捉弄气哭了。很快以她的责任感、真诚和爱心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和喜爱，无论在学校学习、下乡劳动、到工厂参观，殷老师永远同我们在一起，我们有话愿同她说，有事愿请教她，老师像大姐更像母亲呵护着我们、关心着我们。参加夏秋两季农村劳动，殷老师与我们女生同挤一个屋，一样用稻草打地铺，同吃一锅饭，一起迎着朝霞出工，一起顶着夕阳收工，同学中有人病了、伤了、心里有什么疙瘩，最着急的就是我们的殷老师。直至今，离校几十年了，我们初中、高中班同学的聚会都会习惯地安排在殷老师家，虽然我们中许多人已升格为爷爷奶奶辈了，但每年春节同学们都会相约着给我们敬爱的殷

老师拜年。

九十年代末，我病了，没想到30年来未曾见面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闻讯都来了，真诚的问候，无私的援助，鼓励我树立信心去与病魔搏斗。这友情、这爱心正是老师言传身教的爱心的延伸。我再次感谢学友，感谢老师，感谢母校。

记忆的闸门已开启，浪花在飞溅，愿这些晶莹的水珠能折射出大海的光采。衷心祝福母校更美丽！

## 向照顾潘承芬老师的上海位育校友致敬

俞吉慧 70届, 孙雯 81届



和我的语文老师蔡啟凤蔡先生打电话拜年，她移民澳洲多年，每年都会回国。最近一次，八十多岁的蔡先生特为去日晖老人院，看望了九十多岁的潘承芬老师。蔡先生讲起潘先生在她刚进位育教书时，做过她的MENTOR，也可以算是她的老师了。俞吉慧这个名字和电话，是蔡先生电话里告诉我的。她讲：“我们位育的校庆啊校友会啊，除了歌颂很多成名成家的校友，千万不能漏掉俞吉慧那样的校友。”第二天，我就与俞吉慧学长通了电话，他非常客气也非常谦虚：“主要还是位育的同学热爱位育，而且普遍素质都高，潘先生教过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很帮忙的”。他电话里一口气提到了很多同学的名字，因为无法一一记

录下来，应我的要求，我们连通了微信，于是一来一去，有了下面这段近乎采访的对话。

孙：“…我母亲徐鞠龄也在位育执教，与潘先生老同事三十多年。幼时跟随父母去潘先生家石门路的房子，我记得吃到很多稀奇的东西和高医生的和蔼可亲…我父母八十年代上黄山，也是和潘先生家的高医生一同去的，我爸调皮给高医生起绰号叫他高老太爷，以示高医生的德高望重…”

孙：“潘先生后来做我初中的数学老师，她没有子女对学生像自己的孩子。高医生过世之后，近年来由位育学生在照顾，这件事其实我们听说已经有一阵了，但凡听到的同学老师，无不深受感动。我们都希望有机会能了解一下来龙去脉，认得一下热心的同学们，弘扬一下这种精神。”

俞：“我是位育70届的，潘老师做了我四年的班主任。她看着我长大，下乡11年后返沪工作，现在央企中国外运上班。讲起照顾潘先生这件事，陆志刚，郭殿华，顾根莲，陈志伟，都是有功之臣，关键时候都是他们在帮忙，他们都是潘先生的学生。还有70届我们班上很多同学，可能因为以前我是班长，指派他们去照顾潘先生都很卖我面子，尤其是女同学们，她们很多已经退休了。”

俞：“我和你随便聊，但是不要去写和发，这些不是我刻意去做的，而是随着潘先生年纪越来越大，她越来越不能自理，老太太对我们提要求，我们不可能置之不理，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俞：“比较难的是最近的几年，2012年12月21日晚上，潘先生睡觉时幻觉棉裤掉地上了，自己弯腰去捡，人也跟着掉下床去。天亮后保姆给了我电话，当时告知情况尚可，稍有痛感，身体可以活动。

等我晚上下班后赶到，郭殿华(徐中心的医生，好像是65届的)已经在楼下等救护车了，告诉我需要去医院拍个片子,才可以放心。检查结果是股骨颈骨折,医院认为不宜手术,卧床3个月,就此回家了。”

俞：“医院回家后，潘先生要我打电话给她朋友，就是陆志刚的母亲，第二天陆志刚就回电给我，才知他也是潘先生的学生。他马上就去看望潘先生，过一天送上门一只气垫床。就是郭医生建议我去买的还没来得及买的。”

俞：“医生吩咐不好动，保姆也不够专业，潘先生就此得了褥疮。本来睡眠就不很好，因此晚上更睡不好，常常整夜喝水，换尿片，还要抓痒。日夜连续作战保姆无法承受，找来的看护做了两天也受不了逃走了，无奈之下只好我自己下班之后去当夜间陪护，保姆管白天我管晚上，夜里趁平静时在潘先生床边靠一下，天亮交给保姆我再赶去上班。直到2013年的1月30日，为了让保姆回家过年，郭医生联系的日晖医院进去，当时的褥疮已经很深见骨了。褥疮的问题很难解决，我拍了照片后，专门去九院疼痛专科询医配药膏、药水。中山退休的护士长顾根莲，应该也是我们位育的学生，60届的大概，她亲自指导保姆换药。”

俞：“2013年 春节之后保姆不愿再来，潘先生就没法回家。日晖进去说好一个月的，也赶我们，无奈之下，我再次找了陆志刚，他第二天就帮我落实到宛平医院，最终住了一个多月又被赶了，陆志刚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只得再想办法，其间也试着找过保姆，但始终因为在家，生活和医疗，都没有专业护理来得可靠。最终一致决定开始找养老院，走访了很多家，费用大的，老太太心痛太贵，便宜的根本进不去，最后还是郭医生托了人，2013年5月进的日晖养老院，逐渐平稳过来。”

俞：“我在潘先生的养老院里留着个记事本，尽量记录每个来看望她的访问者。因为来看她的朋友、同事、学生太多太多。在养老院里潘先生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工作人员和其他老人也看得出她为人好,所以那么受人尊敬。”

俞：“很 想提醒去看过潘先生的同学老师，不要为养老院简陋的条件难受。这个心路过程我也是慢慢调节过来的。其实以潘先生的经济状态，她完全有条件住到设备更全条件 更好的地方去。我也一直在劝她，我们需要节约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幼，责任在身没有办法。你现在没有负担无所谓留多点少点，自己辛苦一辈子省下来的，该想通该用了。但她始终还是担心用完了以后怎么办。”

孙：“老一辈都这样的，一来他们艰苦惯了，二来对外面飞涨的物价也不了解跟不上。真是难为你了，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也都深有体会：跟老人们沟通，最难的不是孝而是顺。”

俞：“是啊，所以我还是尽量顺着老太太的意思去做。平常潘先生的开销，我总是先垫付后结帐。其实我内心都有点怕和潘先生结生活费，担心她有情绪波动。2012年12月摔倒后到住院时，就没有再和她结过生活费，她把两张工资卡交给了我，大的费用我还是先垫上然后从工资卡里扣。平常去看她，每次我都烧些时鲜的或者是她喜欢吃的东西、带点日常的用品去医院，所有这些都入她帐，省得老太太心疼。最气人的是开车停车的罚单，不过花这些钱我都不在乎，因为我自认付有所值，金钱难买，是为潘先生开心，也是我自己对先生的回报。”

孙：“潘先生学生无数，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单单是您，受到潘先生的钦点？”

俞：“你的电话的确唤起我很多回忆,以前也没有仔细去想过个中缘由。“做人要善良正直”,是我父母大人言传身教的。照顾潘先生这件事,其实十年前就开始一点点在做,自然而然就过来了。潘先生是看着我小从小长大的,连带我的家人她也都是认得的,所以大概她对我太了解了,晓得我心软,也难得她那么信任我依赖我。做这些是为了让潘先生高兴,也是了自己的心。不是为了出去说,说出去不见得人人理解,没意思的,所以公开场合我反而常回避。”

孙：“抱歉打断一下，中国目前的社会风气很不好，老人摔倒都没有人敢去扶。请问吉慧大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难道从来没有受到过其他人的怀疑动机么？”

俞：“怎么会没有呢，当然有不少同学劝过我适可而止少给自己找麻烦，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下不为例。但是每次具体的事情一发生，总是心肠硬不起来回绝老师的。我唯一把握住自己的是，和老师是师生关系不是家人，我要做的是尽自己的能力关心照顾她，一旦碰到棘手的问题，就帮潘先生找位育中学的组织。退管会的许老师和曹老师都出面帮助过潘先生。另外，潘先生也有专业的位育学生，在帮她管理财产和法律上的事务。”

俞：“离开学校后那么多年，和老师的关系一直比较好是真的。2011年春节后，由于潘先生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严重到不能行走了，只能卧或坐，她苏州的侄子侄女来上海后决定带她回苏州生活，我们于是开车送她。潘先生对苏州的福利院不甚满意，那段时间几乎每周赶去苏州，我都是早上7、8点钟到，晚上给她吃好晚饭再回来，有时也推着轮椅带她去饭店吃饭，陪她和院里的其他老人熟悉熟悉，减少寂寞。潘先生苏州的侄子侄女也都是70、80岁的老人了，不可能到上海来照顾她，他们自己家里子女都上班，也要煮饭做家务帮忙带孙辈的。潘先生一次次找我要我带她回上海的家，我很为难，和那些亲戚商量，再做了潘先生的工作，换了一家社区医院，单独一间病房，单独一个护工照顾，总算平息一段时间，但还是不能维持长久。最后潘先生的亲戚给我电话，让我去接她回上海。”

俞：“在苏州大概半年吧，在2011年的10月15日接回的，14日晚上8点给我的电话，第二天早上9点我就到苏州医院了，我和75届的一个同学(陈志伟)俩人接她回来的。我找了我一个乡下的亲戚，19日到上海来照顾潘先生生活。其中2012年春节亲戚回老家，是我和夫人过去照顾的，这样一直到今年1月5日。”

孙：“照顾潘先生，您夫人绝对是有功之臣，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您一定很难做到今天的，请问她也是我们位育的校友吗？”

俞：“她不是的，85年她生儿子在长乐路一妇婴，待产房内情况危及，我电潘先生后她上完下午一节课后赶到医院，都搞定，潘先生熟人多。所以我夫人和潘先生一直关系都很好的。”

孙：“哈哈，你这么一讲，潘先生的形象跃然纸上。她就是这样的，风风火火好管闲事，热情得不得了。”

俞：“是啊，就现在这个状态，她还要管闲事呢，张罗着帮人找对象啊，托这托那的，很有意思的。”

孙：“近十年如一日地照顾老师，一般人就是自己的父母也顶多得得到这样。我把你的事迹转给海外的校友，大家都很有感动。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上海校友们做的这些好事告诉更多的同学们。感谢您的夫人，请您有机会也代我们转谢各位帮忙的同学和校友。”

俞：“好吧，那你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有所取舍，一定要注意保护潘先生的隐私，维护她做老师的形象。”

孙：“实际上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校友，除了感动，也提供不了什么实际的帮助，写个报道，争取在校刊上登载一下，让更多的同学知道俞吉慧，陆志刚，郭殿华，顾根莲，陈志伟，也是希望给上海的校友们一点绵薄的支持。”

俞：“今年的1月5日潘先生被她娘家亲戚接回苏州老家。但愿她在自己亲友的照料下生活更快乐，更健康。”

孙：“这也是我们海内外潘先生学生的共同心愿。祝潘先生健康长寿！”

其他同学谈俞吉慧：

张希琳：“俞吉慧这个校友我们也听说过，潘先生没有儿女。做老师的时候，对学生充满爱心，应红慧和胡晔曾经是她的学生，对她充满感激。照顾潘先生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叫陆志刚的，上次到日晖养老院就是他帮忙的。因为他是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生。小时候，潘先生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的。俞吉慧，还有陆志刚，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热心人，对老师的恩情念念不忘。我是被他们感动的。原来也想尽点力，可惜，后来家里出了点事，我一时无法分身。后来，潘先生就被转到徐汇区中心医院去了。所以，非常惭愧，没有帮上忙。”

胡晔：“是的，我那次去看了潘老师后他和我联系过，我有他的微信。后来我们几个同学也去看过，现在潘老师去苏州了，嗯，他住在宝钢那里，很远的，近十年如一日，俞吉慧真是很不容易的。”

瞿德霖：“听了相当感动，潘先生也教过我，为我们位育的校友骄傲，好人有好报。”

徐智平：“俞吉慧的故事让我感到作为位育人的自豪，感恩那些曾教导我们，关爱我们的恩师，祈祷他（她）们安享晚年！”

叶秋怡：“谢谢孙雯！文章很感人。潘先生是我初一时的班主任，她把我们当成她的子女一样关心呵护。记得当年潘先生上课时，一位同学困得打瞌睡，潘先生一面讲着课，一面走到那同学身边，轻轻地说：“\*\*\*，醒醒”。那语气，就像妈妈在唤醒孩子那样。那时我们刚从小学毕业，进入中学，许多事还不适应，潘先生不仅教我们代数，还关心我们在其他学科上的进展。在自修课时，她帮助同学听写英语单词，至今还记得潘先生那带着苏州口音的“Pencil”的发音。语文小测验的考卷发下来，那些在小学时语文从来都是5分的同学，得了3分就趴在桌上哭了，潘先生来教室里安慰启发。读了孙雯的文章，非常感谢照顾潘先生的上海位育校友们。向你们致敬！”

## 65届五年制学子怀念母校老师

2006年1月，65届五年一贯制教改试点班校友编辑了毕业40周年纪念刊，其中洋溢着对母校老师们深切的怀念与感激。现将有关感言摘录汇集，与同窗、老师门分享。

北美位育人

.....

首先上完每一堂课，对课本的知识内容基本已掌握，回家就是进一步巩固的问题了，如俄语课徐鞠龄、殷蔚芷老师，先将生词一一用我们能理解的俄语教授，然后逐步串联成句乃至段，再由我们按意思复述，最后当打开课本时对内容已不陌生了，一堂课内精神是高度集中的，但对知识的传授是高效率的。

其次对于解题的思路、格式等规范、严格要求，我清楚的牢记：物理题如是匀速运动已知条件一定要写 $a=0$ ，否则无论答案是否正确，李莲宝老师大笔一挥，鸭蛋跃然卷上；化学反应如有水产生，则画的试管必须向前倾斜，黄承海老师的要求至今未忘；历史课经蒋衍老师一上顿时兴趣盎然；陈颖老师提问的声东击西，虽然永远是一张笑咪咪的脸，但全班同学精神高度集中，没一个敢思想开小差的；再有每周三下午第三节课开始的数学/几何的交替练习，在黄孟荏等老师精辟的讲解后，进一步操练提高，使我们“身经百战”遇到考试不会怯场。

.....

65届中五(1)班 周增棠

.....



中学是树立人生观的主要阶段。当时学雷锋等先进人物的运动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位育一大批敬业的老师更是起了表率的作用。他们很少对我们进行空洞的大道理说教，大多是言传身教，处处给我们树立榜样，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徐鞠龄先生是唯一教我五年的老师，我觉得，她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大的。朱家泽校长说，没发现我们这批学生有什么重大问题的。这就是了不起的教育成果。我在校是个不起眼的学生，在社会是也没什么引人注目的表现，既没做过官，也没发过财。但回首大半辈子，扪心无愧，我按老师的要求，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

我们是位育极少数学俄语的学生，而大学里学航空，当时又是须学俄语。有些同学后悔没学英语，使得我们俄语无用武之地。我不这样认为。徐先生说，有了一门外语基础，再学第二门就方便了。我认为是这样，要是我们当初学了英语，决不可能把俄语作为第二外语。

由于徐先生调教有方，我对外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文革结束后我开始自学英语，学了很久，也没派上用处，但由于兴趣，坚持看英语，直到内退。又是一个想不到的事，应聘到外企，每天和英语打交道。公司很多文件是英语的，我都能看。老板在国外几乎每天给各人发e-mail，不但要看，还要回信。借助字典，我也能给他回信。没接触过老外，听、说肯定是不行的，但老板来时，他希望直接和我们沟通，所以连语言，带手势和图解，竟也能沟通。有一次甚至陪老外在上海采购和去杭州旅游。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我打电话向徐先生汇报，让她分享我的快乐，也让她感受几十年后显现的教育成果。

……

## 65届中五(1)班 王凯

……

升入中五以后，老师每一堂课顶多只讲20分钟，余下的时间留给同学答疑、讨论、预复习、或者做作业。通过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来提高教学效果，避免了填鸭式、注入式教学给学生带来的诸如不善于自学、不善于创造性思维、学习缺乏乐趣，等等相关的负面效果，有效地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物理课，我们正进入电学部分的学习。章寿朴先生先让大家看10分钟新课文。然后他针对同学们似懂非懂的心情，花15分钟时间讲解本课关键点，排解同学的疑惑。讲解中穿插着提问。接下来就是回答同学的问题，组织同学们互相讨论……一堂课的内容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消化掉了，而且感觉轻松，再做作业，也花不了更多的时间。通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我们的自学能力普遍获得提高，思维能力也普遍获得加强。

化学课，黄承海先生通常都把我们带到实验室去上。面对这一大堆试管、试剂、溶液……我们的动手能力得到了锻炼，脑子也必须转得更清楚，因为一不小心实验就会做砸锅。我记得黄先生结合着实验给我们讲课，而更多的时间是让我们自己提一些问题，做一些试验和功课。课堂上我们是一人一个座位、一人一套桌面用具。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实验室条件当时在我国是相当好的，等后来进了大学发现大学的条件也就那样时（两三人一套用具），才知道母校为我们建造这么好的化学实验室是多么不容易。

更精彩的要数上俄语课了，徐鞠龄先生总是把明天要上的课程内容明确告诉大家，并要求全班所有同学都认真做好课前预习。上课了，徐先生先用俄语把课文讲解一两遍，边讲边用手势、表情来帮助同学理解，但她不用中文来提示。这一来，班上有些同学能听个大半明白，有些同学似明白似不明白，还有些同学没怎么听明白。接着他叫上一个同学，通常是请能听懂大半的如我班的钱凯、王凯、余振中之列，用中文来复述刚才听到的内容，徐先生在旁用俄语、手势和表情来提示和鼓励。经过这一轮，那些坐在下面的没怎么听明白的和似明白似不明白的同学，也就更明白了一些，而且也不丢什么面子。

接下来的形式就更灵活了：有打开书本由先生精讲课文；有学生分小小组互背单词，互背课文；有大组提问；还有语法讲解；语法练习……。互动教学增添了课堂上活泼和愉快的气氛，减少了课外用

功复习的时间。

那时候我们学生的所有学科的学习成绩都不像现在那样排名次，不公布的。但我有自知之明，如果排名次的话，只有倒着排我的俄语成绩才能排在前头（因为我是属于‘没怎么听明白’这一类的小啰啰）。奇怪的是，进了大学以后，学校居然把我分在‘提高班’（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外语按高考水平分班学习）。我这才知道，都说位育中学外语好，连我这个中学时班上倒着排前几名的“差生”也能进大学的‘提高班’，可见当时位育中学的整体外语水平在全国的确是算高的了。我想，这和徐先生的教学方法无论如何是分不开的。我认为这样的互动教学方式至今都不失其先进性，不知今天的中学外语老师是不是这么灵活地给学生上课？否则，真应该请徐鞠龄先生哪天再辛苦一下，去给哪个高中班也上一堂外语示范课！让我们的学弟学妹们也体验并享受一下徐先生在讲台上的风采。

.....

## 65届中五(1)班 潘重

.....

钱松若先生，气质优雅，雍容华贵，典型的知识女性。她担任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课程。她的板画、板书如她的仪容，淡雅娟秀，布局精致。尤其徒手画圆最为传神，粉笔的细端嵌入芊芊的指端，手腕儿轻轻一甩，凝神之间清秀的圆跃入眼帘，哇，每每引来“啧啧”的惊叹。听她的课是一种享受，神情亲切和蔼，清晰的讲解如清泉流水注入心田，来龙去脉丝丝入扣，重难点轻轻化解；铃响先生飘逸而去，留下行云流水如白描一般的娟秀书画，令人回味艺术的美妙境界。数学，原来可以是这样的神圣美妙，于是盼望着下次钱先生的课快快再来。位育老师的教学基本功扎实，富有人格魅力和个人特质，典雅的钱先生只是其中一位。

黄承海先生声音洪亮，他精心准备的化学实验如魔术般强烈吸引学生；徐鞠龄先生醇厚磁性的女中音，爽快诙谐幽默使课堂充满生气；蒋衍先生善长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尤其是其独特的横写板书令人叹绝；蒋先生上起课来风度翩翩，面对同学侧身站立不看黑板边讲边写，讲得绘声绘色，写得清晰快捷；蒋文生先生温文儒雅，学生时时沉浸在荷塘月色般的美妙境界中；殷蔚芷先生和蔼亲切，她深情朗诵的普希金的名篇《金鱼和渔夫的故事》令人神往感叹；薛连森先生讲课声情并茂，心地善良，镜片后慈祥的眼神闪烁仿佛学生心灵成长的阳光……

.....

## 65届中五(1)班 蒋宗孚

.....

进入中学的第一年，我在学习方面格外努力，决心把小学阶段优良的学习成绩保持下去。中一(3)班的班主任是蔡启凤老师，她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一些比较调皮的同学都有些怕她。蔡老师上我们的语文课，要我担任语文科代表，使我同她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在她的指导帮助下，我在阅读、写作方面的兴趣日浓，成绩比较优秀。在讲评学生作文时，我的作文常被选中，在课堂上当众宣读。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促使我始终保持认真的写作态度。经蔡老师推荐，1961年6月1日欢度儿童节的日子里，我荣获了“学习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得到了校部和少先队大队部授予的奖状。对于中学时代获得的第一张奖状，我极为珍视。四十年来，这张奖状始终激励我学习、学习再学习，永远争当学习积极分子。在倡导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今天，我更要努力当好“学习积极分子”。

.....

中学五年，在蔡启凤、姚传龙和戴筱尧三位语文老师的指导下，我始终担任了班级的语文科代

表。三位语文老师的丰富学识和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对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给我批改过的作文，我曾保存了三十年之久都舍不得丢弃。蔡老师是严格的，她上课时同学们都不敢开小差，课堂纪律特别好。我们特别爱听她生动的作文讲评，并总是暗暗期待自己的作文，被选作范文当众宣读。姚老师是宽厚的，课堂上他一丝不苟，我们在读音和文字上的差错，他决不轻易放过；而课外，他则是平易近人，时常和同学们一起谈笑风生。有一次他同我们去长风公园春游，他和我、黄连生同学同坐一条船，在银锄湖上“荡起双桨”，师生之情融洽极了。戴老师上了年纪，颇有长者之风，特别是上古汉语时，他微闭双眼，抑扬顿挫地吟诵词赋，总能把我们带入诗一般的意境。作为旧知识分子，戴老师上语文课是很注意政治的。有一次他生病不能上课，特地把我这个科代表找去，要我代他布置同学们命题作文。他给我写了一个“手谕”，规定作文题是《读〈毛选〉》，要求自行加上副标题如“读……的体会”，要求“不能泛泛而谈，必须两节课完卷”。四十年前的这个老师“手谕”，被我作为珍贵的纪念品留存下来了，这也是当年社会氛围的一个见证。

……

高中阶段，由黄承海老师担任我们2班的班主任，兼上化学课。当时黄老师很年轻，事业心很强，且平易近人，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我们在思想上、学习上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找他谈。记得是中五上学期的期末，班里有的团干部对我提了一些意见和看法，认为我缺乏革命的大志，接触工农少，政治上上进心不强等。对此我心情很不平静，也很不以为然，认为是同学的误解和偏见。于是我动笔给黄老师写了一封信，倾吐了心中的苦闷，也坦率地谈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希望得到老师的帮助。当时已经放寒假了，我很快收到了黄老师的复信——这是我中学阶段唯一一次和老师的通信联系。黄老师在信中耐心地分析问题，并安慰、鼓励我，要我正确对待批评意见，还主动提出约时同我面谈一次。几天后，我如约去学校找到黄老师，记得就在他的狭小的寝室里，黄老师同我促膝谈心两个多小时。我畅开思想，谈了自己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黄老师则耐心倾听，不时给予指点，帮我寻找自身的不足，指明努力的方向。这次谈心式的思想工作，基本解开了我心头的疙瘩，稳定了我的情绪。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保存着黄老师的这封亲笔信，他的端正的字迹，恳切的言辞，见证着我们之间真挚的师生情谊。

……

**中五(2)班 王宗炎**

……

位育中学有一批好老师。中学五年，我都在2班，教过我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老教师有朱家泽、李莲宝、黄孟庄、章寿朴、戴筱尧、陈文丽、陈文翰、蔡光天等老师。他们教学特别认真、富有经验、并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他们特别善于讲课，以后到了大学，我发现，就讲课的艺术性而言，这些老师与最好的大学教授相比，一点也不逊色。朱家泽老师当时是副校长，又教我们的政治课。他是一位教育家，他讲的政治课和做的全校大会报告十分生动。他注重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培养我们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不是说一些空洞的“八股”和教条。教我物理的李莲宝老师，虽然上课喜欢来个“突然袭击”，欣赏许多同学回答不出问题而“插蜡烛”的场景，喜欢在听同学错误回答时表现出一种似笑非笑，令人莫测高深的表情，但是他特别善于“抠”物理概念。在讲力学时，他反复要我们弄清楚谁给谁施加的力。以后我到了大学上普通物理时，我感到在物理概念上，李老师早就使我“昭昭”。大学讲力学课的老师，虽是一位全国名师，但与李老师比较，无非多了些微积分而已。

在老教师的传帮带下，位育中学更有一批出色的青年教师。给我上主课的许多老师是经验不多的青年教师，如教高中解析几何和三角的曹建中老师，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教我化学的黄承海、一直教我俄语的殷蔚芷两位老师，开始给我上课时都刚刚大学毕业。五年中，我的班主任朱应谷（中一），赵继踪（中二）和黄承海（中三到中五）老师，也都是年轻人。这些青年教师教学和工作特别地热情和认真，最后毕业时，我们的各科平均成绩比同年毕业的六年制高中生要高，尽管六年制高中生的授课老师更有

经验一些。青年教师更善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他们组织起各种课外活动。曹建中老师高高的笔挺的身材，在黑板上徒手画的大圆，连同他每天在单双杠上的“摆浪”，成为位育中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

## 65届中五(2)班 朱邦芬

.....

以下即是记忆中的一些花絮。

一是初中时的制图课。我们曾经是全国中学五年制的试点，初中上制图课是一项改革。小小年纪夹着制图板、丁字尺，我们感到挺自豪，还真有点新鲜感。制图课程老师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

.....

三是高中数学课曹老师画的圆。曹老师讲课讲得好，思路清晰，逻辑性强，要求严格，这是同学们的共识。然而，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绝活”：几何课上他在黑板上的徒手画。他画的直线和圆就如同用规尺画的。看他的作图是一种享受，我们终身难忘。这也可见母校老师水平之一斑。我喜欢数学课。

四是高中班主任殷老师带我们下乡。一群上海城里孩子到乡下，睡地铺，上茅厕，做农活，确乎是艰苦的锻炼，但我们在乡下自寻乐子，感到很快活。在田里看到一条小水蛇很是新奇，壮着胆子拎着蛇的尾巴拿到住地给同学们看，女同学们吓得尖叫，连有些男同学都倒抽着冷气不敢拿，我虽然也感到多少有点恶心，但硬着头皮表现自己胆子很大，满足了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在乡下，殷老师亲自下厨掌勺，还教我们切菜。她说，切菜得做到“丝儿就是丝儿”，“片儿就是片儿”，“丁儿就是丁儿”，我原来还真不知道这个“理儿”。殷老师的普通话是带点京“味儿”的。

.....

## 65届中五(3)班 吴启迪

.....

老师谢谢你们！你们是五年制试点的开拓者、实践者，你们是功臣！记得当时学校的领导李楚材校长、朱家泽校长等老师在我们入学时，就谆谆教导我们，我们这批是五年制的试点学生，要认清自己身上的担子，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当时我们都很兴奋，逢人就说我们中学只读五年，是试点学校，充满了一种自豪感。在五年学习中，接触最多的是我们的课任老师：殷蔚芷老师、黄承海老师、蔡光天老师、曹建中老师、叶宣嫩老师、潘益善老师-----等等等等，在这五年中，你们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青春，辛勤地教导和培养我们。老师，你们辛苦啦，谢谢你们！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殷老师！五年中，殷老师不仅是我的俄语老师，还是我的班主任，殷老师从一年级一直教到我毕业进入大学，我的成长是离不开殷老师的。现在有时去看望殷老师，总还能感觉到殷老师对我们学生的一种关心和体贴，殷老师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现在殷老师年事已高退休了，看着殷老师，我常会想起殷老师刚到我们班上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1960年我们八班开学的时候，来了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女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哇！我们的班主任是那么的年轻，又是那么的漂亮。学生们怀着一种复杂的心理来对待这位年轻漂亮的老师，学生们喜欢和殷老师接触，但有时又觉得年轻嘛，不象对有些老教师那样尊敬和惧怕。记得有一次上课铃响了，殷老师到了教室门口，可是教室里就是乱哄哄的静不下来，殷

老师就站在教室门口一直不进来，过了很常一段时间教室里慢慢地安静了，殷老师进来了，殷老师没有批评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好象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殷老师的那节课我觉得上得特别生动，学生们也特别得认真，同学们都被殷老师的人格魅力给征服了。在这以后，殷老师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我那时是班主席，平时殷老师总是引导和鼓励我们放手开展各种活动，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班可真是一个充满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啊！殷老师我要真诚地谢谢您！谢谢您把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我们的成长之中。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

## 65届中五(3)班 陈少泽

.....

朱家泽校长，一位敢于创新、敢于改革的领路人，他要创造一个奇迹，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清瘦、挺拔、声音嘹亮、一身正气、风度儒雅。听他的报告，使人振奋，使人感到唯有奋发向上才是正道。

.....

潘老师仅比我们年长几岁，站在一起，像个大哥哥，但是，他对物理的理解和运用，却是如此的深刻和娴熟，让我钦佩不已。人说力学最难学，但难分难解的受力图经他如此这般的一分析，就让人豁然开朗。几经训练，连我这个原本不太擅长数理的学生也对物理产生了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建立了自信心，遇见力学题，不仅没有惧怕心理，反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想去解开它。

张嘉荃老师，则俨然像个慈母。她教化学有条不紊，令人称奇。那么多杂乱无章的化学性质经她一归纳，竟变得如此条理清晰，通俗易懂。高考时，没费多大的力，我就赢得了高分，这全得益于她的教诲。在我的印象里，她对学生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不骄不躁。可惜，听说在文革中她遭到了非人的摧残。那个年月，真是疯了，不可想象，对这样的好老师，何仇之有？对于她的遭遇，真令人黯然神伤！

.....

## 65届中五(4)班 陆直璞

.....

中学毕业许多年以后，我听说这么一个故事：

课堂上老师提问的时候，一名同学总是举手要求回答，可老师叫他起来回答时他又答不上来，引得哄堂大笑。老师问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怕同学们叫他“傻瓜”。于是，老师和他秘密约定：以后回答问题，不懂的就举右手，懂的就高高地举起左手。这个学生的信心大增，渐渐地越来越多地举起他骄傲的左手。原本极有可能在嘲笑中沉沦的孩子，结果变成了好学生。“高高地举起你的左手”，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却包含着老师对学生的一片爱心和由爱生出的教学技巧。被重视、被关爱是一种催人向上的重要力量，对成长中的孩子尤其是这样。

这个故事让我深深地怀念中四时教我们三角课的钱松若老师。她那总是一片阳光的笑脸、总是和风细雨的话语、总是循循善诱的神情，至今留在我的脑海里。更重要的是她对我特别的重视和关爱，成为我以后成长道路上宝贵的动力和财富。

我和故事中的同学一样，虽然有着不一样的学习经历却有着一样的脆弱心理：怕学习失败怕在同学面前“出丑”。刚刚接触三角这门陌生课程的我，望着烦琐复杂的公式，捧着眼花缭乱的函数表，确实有种恐惧的学习心理。能否学好这门课自己心中没有底。

有次一上课，钱老师突然“袭击”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让同学当场上去演算。她站在讲台上，

眼光“扫描”着每一个同学。她是在选择究竟让谁上台来扮演这个“角色”。其实她的眼光依然温暖柔和，手势依然不紧不慢，说话依然轻声轻气，而此刻我却紧张得要命，心里象藏了个小兔子，砰砰乱跳。在偏偏被钱老师“选”中的一刹那，我的脑子里变得一片空白。到了黑板面前，我傻傻地看着题目，不知从何处下手。就这样，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洋相”。课后钱老师找到我，问我究竟怎么了。我悄悄告诉她自己对解答这道题没有把握，怕做错被同学“笑话”。本来可以试一试的题目，结果败下阵来。后来钱老师和我有个秘密约定：以后上黑板演算题目，凡没把握时我眼光盯着黑板，凡有把握时眼光对着老师。就这样，我在一种非常宽松的学习环境里学习三角，害怕的心理逐渐减少，在课堂内外做任何题目都有没有了“压力”和“负担”，解题能力大大提高。每当遇到不懂的题目，钱老师会在办公室里为我开“小灶”，耐心解析，循循善诱。一个学年结束时，我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让学生从害怕学习一门课到喜欢学习一门课，这中间倾注了老师数说不尽的心血。

.....

## 65届中五(4)班 冯蕴晟

.....

中一的课程里有一门机械制图课，任课的是程颖老师。程老师是生物老师，但是他的机械制图课教得也很出色。他讲课风趣幽默，同学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他常说：“你们画得哪怕只差五毫米，我隔老远就看得出来。”我们这些小孩子都佩服得不得了，而且图画得也特别当心，不敢出错。

.....

我们高中物理的力学部分没有用通用的教材，而是用物理教研组自编的油印教材。当时物理教研组长是李莲宝老师。李老师没有教过我们班级，但是我听过他讲课。他讲得很简洁，又十分生动。我们的物理老师潘益善老师当时离开学校不久（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直至今日偶尔还听见有人叫他“小潘老师”），但是他讲课条理分明，概念清楚，因此教学效果很好。我以后对物理有兴趣，而且直到大学一直学得不错，跟潘老师的教学有方有很大的关系。

.....

我们是1960年考入五十一中学的。九月开学后头几个星期的英语课是听说阶段。在这几个星期里，不发教科书，不教字母，就是训练英语的听和说的能力。我所在的中一（五）班的英语老师是朱耀昆老师（她还兼我们的副班主任）。上课时由朱老师领着我们大声念单词，句子；稍有基础后又开始练对话。有时候朱老师在黑板上挂一幅图画，让我们说跟图画内容有关的句子。当时的学制是小学生不学外语，所以我们大部分人进了中学才第一次接触英语。朱老师很有耐性，一遍又一遍带着我们练习，纠正我们的发音，领着我们一步步走。听说阶段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打破同学们怕羞的心理，冲破开口说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的障碍。我觉得这在普通中学口语训练方法上是个很成功的尝试。那些年中国学生学英语最大的毛病是学了十几年英语还是开不了口。但是我们年级的同学们通过听说阶段打下了口语基础，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升入中四年级，朱启新老师教我们班级英语，又把字母发音、国际音标从头理了一遍，并特别强调要在课堂上说英语，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同学们开口说英语的能力和兴趣。朱启新老师在教学上有许多好方法。他强调无论是说还是写，一定要用准确、完整的句子，切切不可生造。他一直说，如果不知道正确的说法，宁可就写上一句“I am a student”，因为这至少是一句正确的句子。

朱启新老师在教科书以外使用了许多别的读物作教材。用过的有节写版的小说《Oliver Twist》、《David Copperfield》、《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The

Silver Skates》和《Great Expectations》等。这不但提高了我们的英语阅读能力，也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了一些英语文学名著。后来还用过原文的英文报纸作教材。

朱老师有一个最受学生欢迎的好习惯：从来不拖堂。下课铃一响，他马上合上课本，说一声“The class is over”就让学生离开课堂。然后“叭”地一声用打火机点上一枝烟，悠闲地抽起烟来了。

.....

我初中的几何老师是杨光明老师。在我的记忆中，她像是个慈祥的老奶奶，头发略有点花白，圆圆的脸，很红润，一直带着笑容。她管我们这批学生都叫“孩子”，像是“谭生根你这孩子啊……”。再调皮的学生被她这么一叫，哪怕刚从操场上回来，满头大汗，至少也会安安静静坐上几分钟。她一直说：“数学是思想的体操”。后来到了厂里当工人，有时候晚上在机床边自己搭的小桌上边用电扇赶蚊子，边看樊映川的《高等数学》或者一道道做《高等数学习题集》里的题目，我就常常想起杨老师的这句话。

杨老师说已经有许多人试过用矩尺三等分一个角，但是都失败了。她劝我们别试，因为那是“浪费青春”。这句话我也记住了，所以这一辈子没有试着去做这件事，也没有想入非非去发明永动机那样的东西。

高中两年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是白铃老师。她教了我许多知识和为人的道理。我一直记得她说的这句话：“要让形象说话。”我的理解是，写人的时候，不要靠作者的语言而要通过被描写人物自己的语言、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这样写出来的人物才会有血有肉。我在这几十年里没有多少机会写作，但是至少可以用白老师教的这个方法去阅读、欣赏别人的作品，或者挑别人的毛病，也是一件乐事。

校长朱家泽老师教了我们两年高中的政治。有一次他在襄二小学礼堂作报告时说，有些同学词汇贫乏，无论形容什么，都只会说“难以笔墨形容”，很不可取。我写文章，有时想用“难以笔墨形容”，但想起朱老师的话，不敢跟着犯这个毛病，于是翻箱倒柜，上下求索，总希望找到一些更好的词汇。每当经过一番辛苦觅得一个恰当的词，满足的心情真是难以笔墨形容！

我听说过许多人说过“与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但是只记得一个说过这句话的人，那就是朱老师，而且还记得他说的时候的声言、语调。这句话教会了我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进入社会以后，我发现这很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尽量身体力行。

.....

**65届中五(4)班 王家斌**

.....

63年9月我们升入中四的第一堂英语课，朱启新老师开课用的全是英语，并要求我们也用英语回答。这下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大家都大吃一惊。第一堂英语课快结束时老师哈哈大笑说：“看你们一个个都紧张的样子，不要害怕，也不用担心，其实英语上课用语归纳起来也没有多少，只要熟悉了就不难，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提高英语听力水平，并且在上课时尽量用英语回答我的问题，这样英语口语也可以得以提高。以后我们完全适应了朱启新老师的教授方法，英语的听说水平的确有了明显的提高。此外朱老师还要求我们在课外阅读英语简写本“木偶奇遇记”，“王子复仇记”等，然后朱老师每周抽一天课余时间进行True & False的测验。朱老师根据简写本中的情节用英语给大家讲一个个小故事，要我们仔细听后判断这些个小故事确实是简写本中的情节就写“True”，而与简写本中的情节有出入的就写“False”。朱老师采取这样的方法使我们的阅读和听力有了相当快的进步。记得英语高考时，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在1/2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考题，检查了几遍后都提前交卷了，而同一考场的其他

学校的同学都非常惊讶，因为他们才完成了一半。高考发榜我们班的英语高考成绩都很好！这的确是要归功于朱启新老师的教授方法。由于在位育中学五年制的试点中打下扎实的英语基础为我们每个同学今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班不少同学能出国深造与在位育中学五年制的试点打下扎实的英语基础是分不开的，本人也是受益者之一。

.....

化学张嘉荃老师给我们上化学课学习方法相当灵活，为了背化学元素的价位，她通过教唱儿歌的方式来使我们很快地记住了化学元素的价位。如：脚踏银，蛮开心，即钾，钠，银，为一价；而镁，钙，锌，为二价。这种教法的效果真是终身难忘。

蔡光天老师教我们几何，他思路敏捷，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又是一题多解。每次上课他夹了一本书，从不照本宣读，而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讲课使我们感到几何是又奇妙又有兴趣。蔡老师经常鼓励我们去解课外难题，让我们开阔思路，如何巧妙地添加辅助线。每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开动脑筋解出了难题，我们高兴得了不得，但他鼓励我们不要自满，要一题多解，有时他当场就用另外一种方法解了那道难题，那时我们真是对蔡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班的同学都喜欢听蔡老师的课，也喜欢做难题，因此绝大部分同学解提能力很强。使我难忘的有一件事，记得在中考前三天蔡老师通知我们班的同学都到学校来，他一进教室便在黑板上出了三道几何题，先让我们自己解题，然后蔡老师就在黑板上仔仔细细地作了讲解，每道题都须加一条或二条辅助线，最后他强调要我们掌握这三道题的解法。果然在中考数学考题中有一道几何题与这三道题中的一道完全一样，我高兴极了，三分钟就解完。可见当时位育中学的老师不仅教授方法一流，而且对历届中考考题真是研究到家了。

.....

位育中学长期有一批教育经验十分丰富的教师队伍，例如教英语中三年级前是杨老师，中四以后是朱启新老师，教育方法与众不同。低年级还未教26个字母时，便提倡开口朗读，大量对话。经过历史的考验、实践的证明，这已成为当今英语启蒙教育的最佳模式。高年级时，大力推行提高听力，中五上课，已能做到整个一堂课师生们不讲一句中文，老师用英语讲新课，学生用英文回答，而且常常是笑声朗朗、气氛热烈。记得中三结束，八个试点班合并成为四个班，一般同学转入外校。有一个外号叫“SUNDAY”的男同学，原成绩比较靠后，转入别的学校竟被推选当英语课代表。可见试点班教育的高人之处了。潘益善老师教我们物理，其中的静力学、动力学、运动学知识，直到现在仍印象深刻。我们不论走到哪里，对现在中学生偶然辅导一下，也总是游刃有余，令现在的学生对我们当年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十分佩服。

.....

**65届中五(4)班 戚正明**